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十八回 黎素娘遇救重生 隆太君改書慰婿

卻說秋月正要投河，只聽得有人大叫：「秋月不可，我來了！」只見一人飛奔而來。秋月吃了一驚，嚇的倒退一兩步，月下看的明白，卻是他老子江泰。原來這老頭兒在縣中當的個禁役，只因今日往親戚家賀喜，估著次日點卯，所以連夜趕回。順著河岸往家正走，遠遠只聽得哭聲，心中納悶：這時候有誰啼哭？細聽又是婦女聲音，越發疑惑起來。緊行幾步，聽出聲音好似女兒秋月，近前仔細一看，果然是他。見他正要投水，老頭兒著忙，大叫一聲，將秋月嚇住，急急走至面前，一把拉住說：「好了丫頭，你作了什麼歹事，來此自盡？快快實言，不要隱匿。」秋月見了親人，不由的哀上加哀，遂將已往之事，哭訴了一番。江泰聞言，跺足捶胸，目中落淚道：「可憐那等一位良善夫人，落了這個收場結果，可傷，可傷！」

如今你也難回去，只可隨我轉家園。打聽那裡怎麼樣，再作商量送你還。」秋月回言：「我不去，背主忘恩大不然，不如葬在魚蝦腹，免的父母受干連。」江泰搖頭說：「休講，快跟我走莫遲延。」說著向前提包裹，催促女兒兩三番。秋月無奈強移步，心疼主母淚不乾。走一步來哭一步，老老頭兒聽著心慟酸。父女二人哭回去，只當賢人赴九泉。豈知良善神佛佑，早已就驚動純陽呂上仙。暗護落難侍香子，忙把那玉京真人喚至前。如此這般親吩咐，送他去安身立命等子團圓。柳仙領命不怠慢，足駕祥雲起在天。棕拂拋在波濤內，把素娘的香軀托上邊。頃刻送至天津衛，見了鄉宦歸家的家眷船。

原來這只船是一個山東的進士，在丹徒縣為官，任上病故，夫人扶柩歸葬，泊船在此。這日老院子剛然起身，立在船頭上，正與兩個船家說話。只見水面上飄了一個人來。老院子說：「你們快來撈救這個人，豈非一件陰功？」船家說：「大清早救上來，萬一是個死的，豈不悔氣？」老管家只是著急，叫他救，船家又不肯。正說之間，只見艙中走出一個丫鬟來，說：「夫人說，叫你們救上來，要是活了，每人賞銀一兩。」船家聽說有賞，齊聲應道：「夫人吩咐，小人等遵命。」忙取鉤竿，看著那人飄搖飄搖湊了船來，這個說：「好奇奇怪呀！這樣的緊溜，他為何消消停停兒的飄來？你是等著我救哇！」那人說：「原來是個女娘子。」

說話間，到了跟前，二人一齊伸手，用勾桿搭住衣服，老院子也幫著用力鉤竿拉上船頭。這個說：「好，好！還有氣息呢，只怕活的了，咱們要得賞咧！」又只見艙中走出兩個丫鬟來，說：「夫人吩咐，既是女子，有的氣息，叫我們抬他進去呢。你們閃開。」兩個船家連忙躲過一邊，丫鬟向前，抬入艙中。夫人說：「快些與他換上乾衣，用被包裹，再把熱湯灌下一碗，把他坐定，慢慢呼喚。」丫鬟答應，一個人取薑湯，一個去換乾衣。一面說：「夫人請看，這女子非失足落水，卻是有心自盡的，這衣服都是用線縫在一處。說話間，換了乾衣，灌下薑湯。夫人說：「好生扶定，叫他慢慢醒來。」

他雖然一怒橫心尋自盡，幸有那柳仙的法力暗中幫。口內並無一點水，身體全然未受傷。胡胡悠悠合二目，就是那冷水侵肌遍體涼。開水薑湯喝下去，渾身穿上暖衣裳。魂還氣轉神歸舍，開眼猶如夢一場。但見自身坐在船艙內，左右相扶人一雙。有位佳人床上坐，羅帕包頭似病狀。看罷不由心納悶，疑惑不定暗思量：「曾記得我與秋月離家下，同在河邊話短長。捨命橫心身赴水，怎麼就胡裡糊塗到這廂。床上那人多面善，彷彿見過在何方。這些人不知是人還是鬼，令人納悶好彷徨。」黎素娘，驚疑不定胡思忖，只見那夫人有話問端詳：「娘子不必心驚異，貴姓高名住何方？這是坐船從此過，看見尊軀浮在江。令人撈救回陽世，這也是前緣幸遇巧非常。有何為難尋短見？只管實言卻不妨。果有情有可原處，待我從中作主張。」素娘聞言如夢覺，未從啟齒淚千行。說：「多蒙大德將我救，枉負恩人心一場。處此之時終是死，說起情由痛斷腸。妾身原籍曲阜縣，跟隨父母到京邦。父名德謙叔德讓，妾身名為黎素娘。我的父受感恩念高千歲，聘去鎮府內作偏房。」素娘之言還未盡，但見那位夫人撲下床。向前雙手忙抱住，悲聲慘切淚汪汪。叫聲：「賢妹想殺我，再不想，今日相逢在這廂。不必驚疑再細認，我是你姐姐黎淑娘。自從那年離別後，眠思夢想暗神傷。徐明已死音信斷，關山相隔路途長。那年你姐夫中進士，接請合家上汴梁。指望骨肉重相見，令僕人尋訪蹤跡日日忙。好容易遇見周老者，才知道叔父爹娘命已亡。說你聘在鎮國府，上和下睦甚安康。又要高府將你看，聽得說，歸葬誥命轉漁陽。後來兒父點縣宰，跟隨赴任度時光。在外宦游這幾載，你姐夫身得重病見閻王。愚姐扶柩歸故里，前日得了個遺腹小兒郎。泊船在此僱乳母，才得相會在長江。聞你際遇十分好，賢妹你生來性格最端莊。卻因何事尋短見，快把原由表一場。」素娘大慟才要講，旁邊走過小梅香。

兩個丫鬟一齊勸解說：「夫人今日與姨太太相逢，乃是喜事，再者夫人尚未滿月，豈可過於傷感？天氣又涼，且請上床溫暖溫暖，與姨太太慢慢敘話，豈不是好？」姐妹二人這才止住悲啼，攜手站起來，敘禮歸坐。丫鬟送上熱茶，二人慢飲談心。

素娘把那別後數年，自進高府直至今日之事，從頭至尾哭訴了一番。淑娘聽了，傷感不已道：「咱姐妹一個樣的命，我是半路亡夫，你是中途失子。」素娘說：「姐姐若較之小妹還強一倍。姐夫雖然去世，尚有外甥，撫養成人，便是你老來之靠了。」淑娘說：「血泡赤子，那裡就指望的了？這不過聽天而已。就是雙印外甥，細聽賢妹方才之言，也還有幾分指望。滿月時既有真仙下降，與他治好胎疾，這孩子必非凡器。賢妹你想，那有個無福無壽之人，驚動神仙點化？你在昏憤之間，未嘗細想，這一跳水未免猛浪些了。」素娘說：「侍兒秋月亦曾以此相勸。但姐姐不知，丟他之時，合家惶惶，鄭昆差許多人分頭去找，求籤問卜，無所不至。求得福緣庵觀音靈課十分吉祥，曾有月內骨肉重逢之言，就只是第三句『奸字引』三字令人難解。」淑娘說：「卦語既是吉祥，何故尋此拙見？」素娘說：「小妹因見了這個卦語，安心耐性，自八月十八日等至昨日九月十六日，整整二十八天，也不見個喜信。著急無奈，夜晚求呂仙，果得一夢，見呂祖說：『若要重逢，除非死後。』小妹因此絕了念頭，所以投河自盡。」淑娘說：「那卦語賢妹可還記得？」素娘說：「小妹記得。」遂念了一遍。淑娘沉吟了一回，歡喜道：「賢妹恭喜，只管安心等待，將來與外甥一定團圓會面。」素娘說：「姐姐何以見得？」淑娘說：「妹妹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，這課語真是靈應。一月之內，骨肉重逢，已應在咱姐妹身上了。『灘頭獲寶珠，重慶喜何如』這兩句是說見了外甥，如同得寶，灘頭便是江河，今日與我重逢，要再找著外甥，豈不是兩番喜事？那時就應在『重慶喜何如』這一句了。『奸字引』三字，一定也要應驗，此時斷不能句句令人解開。」素娘連連點頭稱是，又說道：「姐姐所見雖明，小妹終疑『死後相逢』這句話大大不吉。」淑娘說：「這更易解。你昨日投河，便是死了一次，再與外甥相見，豈不是死之後了麼？」素娘聞言，如夢方覺，恍然大悟道：「姐姐所見高明，小妹不及多矣。自此不必胡思亂想，哀告著神佛，耐心等候便了。」

淑娘說：「賢妹此時也難復回尊府，不如跟我同上山東，權住舍下等著。或是找著外甥，或是妹夫回來，再作道理。」素娘說：「多蒙姐姐見憐，小妹願去，但不知幾時起身？」淑娘歎道：「因你姐夫暴病亡故，我過於悲慟，及至分娩了你外甥，血虛氣弱，一點乳食也是無有。泊船在此，僱覓乳母。此地居民都嫌路遠，重價與他，俱不肯去。這幾天錢花費無數，找這近處村婦，一日暫貼幾次。不是因此耽延，也早已起身多時了。」素娘說：「何用去覓乳母？這點小事小妹替姐姐代勞。我的乳汁至今未斷，待我乳哺外甥，豈不勝似他人？」

淑娘說：「此事怎好勞賢妹？令人不安使不的。」素娘回言：「何妨礙？親姐妹不必客氣與推辭。撫養更比他人好，偏遇著事兒湊巧甚合機。世間人除了自己生身母，連心疼愛是姑姨。妹代姐勞是正理，親戚自然是親戚。不過是姐妹相幫扶幼子，難道說你還叫我奶媽子？」淑娘聞言忍不住笑，說：「賢妹高情深感激。」素娘復又開言問：「外甥名兒叫甚麼？」淑娘說：「自從生了這個妨爺種，我的心中如亂麻絲。不知叫個甚麼好，奉煩賢妹替尋思。」素娘說：「我的孩子叫雙印，因他有手內仙文作護持。如今叫他個馮寶印，排著他哥哥可使得？」淑娘點頭說：「很好，如此不必再更移。」姐妹談心還未了，只聽得院子簾前把話說。

老管家在艙門外說：「小人進祿與姨太太叩頭，與夫人叩喜。」兩個船家也與夫人、姨太太叩頭。慌的兩個丫鬟連忙向前磕頭說：「奴婢們還不曾拜見姨太太、與夫人叩喜呢！」素娘說：「不消，快些起來罷。」淑娘叫丫鬟取四兩銀子賞於船家，吩咐道：

「原說每人賞銀一兩，如今救的是姨太太，多賞一倍，就此開船。」船家歡喜非常，這個看著那個說：「伙計，留神望河裡看著些，萬一再飄一個來，咱們又要發財了。」院子把眼一瞪：「還不悄言，看夫人聽見。快些開船，趕路要緊。」

歡天喜地答應是，解纜抽錨掛起篷。將篙一點離了岸，似箭如飛趁順風。水路行程急又快，不多幾日到山東。到了馮宅安置畢，從此後經心扶養小兒童。賢人得了安身處，秋月父女那知情。只當主母河中死，悄悄的燒化紙錢祭亡靈。那一日，高府之人清早起，不見了素娘、秋月吃一驚。鄭昆、梁氏黃了臉，蜂兒、任婆暗咕嚕。伏氏口內胡批論，夫人低頭心不靜。眾人尋至花園內，瞧見門開一路通。復又回至蘭房內，東尋西找亂烘烘。桌案上邊捨著了遺字紙，方知自盡赴幽冥。義僕夫婦魂不在，郝昆先放了悲聲。家丁各各流珠淚，喜壞了伏家小畜生。回到上房把夫人稟，那伏氏半晌開言問一聲：「他今自盡因何故？你們大伙兒作調停。老爺回來怎麼講，打撈屍首可還能？」梁氏開言心內氣，說：「難道夫人還不明？二奶奶只因無了路，想是心疼小相公？」伏准向前一擺手，說：「依我思量有隱情。」鄭昆聽到這句話，心煩火起動無名。

義僕見伏准詞意刻薄，心中雖惱，不敢失禮，壓著氣兒，向伏氏說道：「大相公言之差矣！我們二夫人自十九歲娶到府中，言非禮不發，事非禮不作，穩重端莊，幽閒貞靜，合府人所共知。別說別人不敢妄議，就是千歲與去世的夫人還加倍敬愛。如今這一死乃萬分無路，此乃是一定明情，有何可疑，有何猜忌？不是老奴斗膽說你一句，大相公你小小的年紀，不要這等設心。」幾句話說的伏准滿面通紅，只得強辯道：「我並非猜疑，他老既要自盡，家中池沼頗多，何必出去跳在河裡？再者，他老是為思兒，難道那秋月丫頭也陪著死了不成？恐是他見二娘死後，那屋裡就是他一人，盜些資財，暗暗回他娘家去也未可定。」蜂兒說：「這個只怕猜著幾分了。要是我不肯隨著實了天。」任婆說：「何不到江家看看，若找著拿回來，拷問二奶奶下落。」鄭昆聞言心中暗暗的動氣，切齒道：「若是楊夫人在日，那容這些狗男女七嘴八舌胡言亂道！」伏氏說：「要不著個人到江泰家中看看去？若是在那裡就叫了他來，不在那裡就罷。」蒼頭說：「不必著人，等小人親去便了。」

說畢，退出上房，自後出去，穿過花園，上了河岸，不多時到了太平莊江家門首，大聲呼喚。秋月父女正在房中嗟歎素娘，老婆兒聽見招呼，著忙說：「這是高府著人找你來了，女兒快些躲避躲避。」秋月說：「這聲音是鄭大叔，我正要見他訴訴奶奶的苦處。爹爹快些請他老進來。」

江老兒聞言不怠慢，跑到門前請義僕。鄭昆跟隨將門進，秋月一見放聲哭。站起身來迎上去，二目紛紛滾淚珠。鄭昆說：「姪女不必心傷感，二夫人如今竟何如？」秋月見問如刀攪，帶痛含悲叫大叔：「二奶奶如此這般辭了世，早向西天去享福。蜂姑娘他可舒坦了，這而今，眼疔肉刺盡皆無。我就跟你去領罪，好叫他頭清眼亮把病根除。千歲在外奶奶死，這如今高家的世業盡歸伏。」義僕聞言長歎氣，未曾啟齒淚如酥。說：「合該主人時運敗，這也是前因造定豈輕忽。我豈肯帶你回去投羅網，我自有一番言語去回覆。」江泰聞言忙拜謝，拭淚開言叫大叔。、

江老頭兒說：「若得大叔從中隱瞞一二，小女之命如同再造了。」秋月母女也一同拜謝。鄭昆連忙還禮道：「你我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，今日我不叫別人來者，恐他們不能見機而作，再者此事並非背主昧心。我這一回去只說有人看見你與二奶奶一同投水身亡，你們自此另尋個住處，免的大家不便。」當下江家三口兒千恩萬謝送了蒼頭。鄭昆回家見了夫人，只說素娘、秋月一同赴水，有人看見隨波而去了。

伏氏聽說發了回怔，落下幾點淚水來。蜂兒、任婆這才放心，一力攬掇素娘房中所有一概連鑰匙收入上房，伏准叫費舉人寫了一封書字，大概是說素娘中秋夜宴大醉回房，丟了孩子，自知罪重，投水身亡等語。又修一封問好的安啟，備了些土物，打發楊忠回京，見了主人，叩安已畢，呈上書信。順天侯打開與隆太君一同觀看，前邊是幾句套話，後面就是丟雙印原故。母子二人一見彼此吃驚。

一齊口內說奇怪，旁邊立怔了李夫人。老太君眼望楊爺將兒叫：「此事好叫我疑心。書中言語多不對，黎氏為人我知的真。四德三從知禮義，穩重端莊情性溫。不致飲貪杯誤事，豈有個半夜房中丟了人？」楊爺說：「為兒也是這等想，一定其中別有因。」夫人說：「人若不到千難處，怎肯自盡命歸陰。」隆太君說：「此書若寄到邊庭去，你妹夫疼個昏來氣個昏。怎生料理軍情事，還怕他氣惱加攻命不存。」夫人說：「何不暫且收藏下，另寫平安報好音。」楊爺點頭說：「也好，且免他目下著急與動嗔。」太君說：「還有一言須緊記，大家從此再休雲。莫叫夢驚聽了去，孩子雖小更留神。他若知道這件事，不免悲啼與淚淋。倘然氣悶成了病，那就活活摘了我的心。」太君說著長歎氣，昏花二目淚珠淋。李夫人聞言忙啟齒，吩咐那手下丫鬟使女們。